瑜是兩片婚成行着在的，一。號。沒的人紀民
。證人中禮了曲的一來在時於在僅有簡美載國
婚當，了他中婚班隨人，是報僅發單的的廿
人中站。們便禮同的們在，上在帖，婚恐三
孫的在熙的完進事時剛晨在登去，是禮怕年
合候剛光一載年也值了就第
唱，接尚月了十不得。是一
他受遠——二收讚他金件
門了的日個月受揚們焰事
新時上通卅賀的婚和值
年候午告一禮。禮王得

站在「苦地」上，陳玉梅問余光，你到那裡去？（天一）

「人生」中的育嬰堂裏面，林楚楚與阮玲玉，傷心人抱傷心人。（聯華）

何非光與露露，在「暴雨梨花」中大賭輪盤。（聯華）

「一朵淒豔的六月雪，可是有刺的呢。」
那聲音有點兒顫動了。
「一天，在一座險峻的山腰裏，她坐在山石上，哭了。一陣山風，把那染着血的手絹吹去了……」
「吹到什麼地方了呢？」輕輕地問。
「吹到天上去了。」
「天上了嗎？」
「是的，那就是雲呢。來的。黃昏，在天邊有着美麗的紅，那便是戀人的血呢！」
七絃琴開始撥動了：
記憶是流在黃昏的淚滴裏的，
哀愁是織在悠久的懷慕裏的，
唉，那曾經愛過着的人，
却頭也不回地去了。
去了呵；
一朵淒豔的六月雪在苦痛中憔悴了！
音符是那麼憂鬱的呢？」
「這故事是誰說給你聽的。」
「我坐在這兒，那掛在藍天角上的一顆星星說給我聽的。」
於是，人靜默着了。古銅色的寺鐘，沉沉地敲着，緩緩地，
隨着山風飄過來，山脚下有人吹着口笛。
「唉，歸去吧，他們回了。」
折回了曾經踏過的小徑，慢慢地朝着了古舊的寺院前進，在
暮冬的寒冷中，又加上了一層灰色的迷惘。
一九三三，九月十五，於華山青柯坪

「同仇」裏，殷月鍾與陳凝秋，心兒相印，手兒相握。（明星）